

中国第一个去
欧洲的游历团
其中一位十九
岁青年的游记

张德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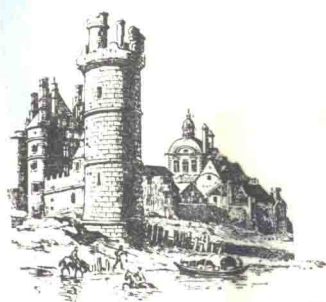
航海述奇

湖南人民出版社

走向世界叢書

航海述奇

張其成 著 傅敦元 校註



湖南人民出版社

航海述奇

张德彝 著 钟叔河校点

责任编辑：钟叔河

装帧设计：易 地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00,000 印张：5.75 印数：1—7,800

统一书号：11109·165 定价：0.61元



张德彝（德明）（1847—1918）

十九岁第一次出国时摄于伦敦

張氏家藏稿本封面

同治庚午年錄
蔡毅若先生書

航海述奇

本宅藏稿

航海述奇卷二

鐵嶺張德明在初隨筆

丙寅三月二十日巳卯晴午正明等自馬賽店內起身
乘車北行六里許至一門如女牆馬道入門向西直上
東轉正面高廳九間極大乃火輪車客廳也少坐即上
火輪車行八百八十二里戌初至呂陽一路先西後北
田樹園花春光冉冉高山有雪綠水無波過沙地多紅
白石子小者如卵大者如盃形狀各異有山岡長七十
餘里盛植葡萄高皆二尺許每株每歲只結實四五枚

稿本卷二首頁

自咸豐辛酉國家立同文館於總署。學泰西語言文字。
 創始也。彝得入館。同治己丑。西人來華者。咸。裁國
 亦宜有人前往采訪。因公而得歷海外各國者。自此創始。
 彝奉旨隨斌友松郎中。前往泰西游歷。丁卯冬。孫志
 三大臣前往各國呈遞國書。是東西來往繞地一周者。自
 此創始。彝曾奉旨隨之。庚午歲。三口通商大臣官保
 崇。前往法國修好。是中國專派大員赴泰西一國者。自此
 創始。彝幸以蒙奏帶往焉。光緒乙亥。少司馬郭
 前住英國駐紮。是中國欽使之駐劄外國者。自此創始。
 彝又經奏調偕往。出洋四次。彝皆躬逢其始。噫。奇矣。

張氏關於他前四次出洋的自述，他是：

中國第一個外語學校的學生
 中國第一個赴歐旅遊團的成員
 中國第一個外交使團的隨員
 中國第一個出國專使的翻譯
 中國第一個駐外公使的秘書

国大臣着中国冠服的摄影
(下)张氏一九〇一年任出使英

拉萨 Lassa, the seat, the great
布达拉 Potala, the residence of
the Dalai Lama, the great
meeting of
噶伦 Galdan Tseten, a strong, con-
taining the seat of government
of the Panchen Lama, at
扎什伦布寺, Chakchen Monastery
阿里 Ngari, Tibetan Tibet. Records
驻藏大臣 Imperial Resident in Tibet.
都司大臣 Resident in Tibet.
廓尔喀 Gorkha, Court of Nepal, a high
藏人, Tibetans, Republic.
藏人, Tibetans, Republic.
藏人, Tibetans, Republic.
藏人, Tibetans, Republic.
藏人, Tibetans, Republic.

达赖 Kaldan (Kaldan) Counselor of
噶伦 Ka Hien, the Council, the
商上 The Treasury.
仔珠 Tzu-chu, etc.
商卓特巴 Counselor of the Treasury
Shang Chodpa, (the Council)
某商卓巴, Yertongla, Controller of
郎仔格 Controller of the Treasury
Langtonkha, (the Council)
协商郎, Hieshang, Commission-
员, Shieh-sha, Superintendent
dent of Police, (the Council)
法郎, Taping, Controller of the
中译, 大小, Cheung Yih, Secretary
of the Council, (the Council)
中尼爾 Chonier, Secretary of the
Council.

张氏所编的英文字汇



Chinese Legation
49, Portland Place,
November 22, 1898

Dear Si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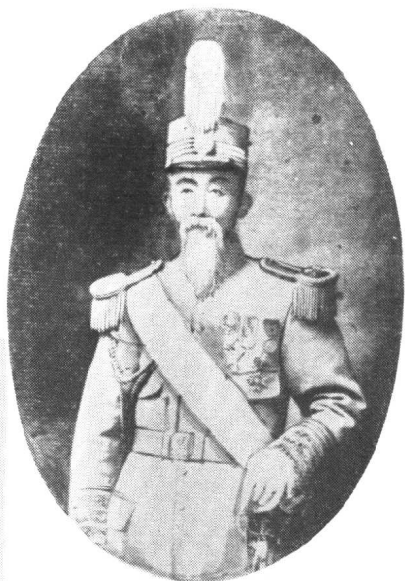
As soon as your
kind letter reached
me, I asked His Ex.
C. our Minister, with

shall be forwarded
them to you at
once.

I remain
Sir,
Very sincerely yours
J. J. Chang

张氏用英文写的信件





七十岁的张德彝
着陆军大礼服的摄影

尋源漢使行天上

書字唐人重世南

張德彝
時年七十有一
國體

張氏七十一歲時書寫的對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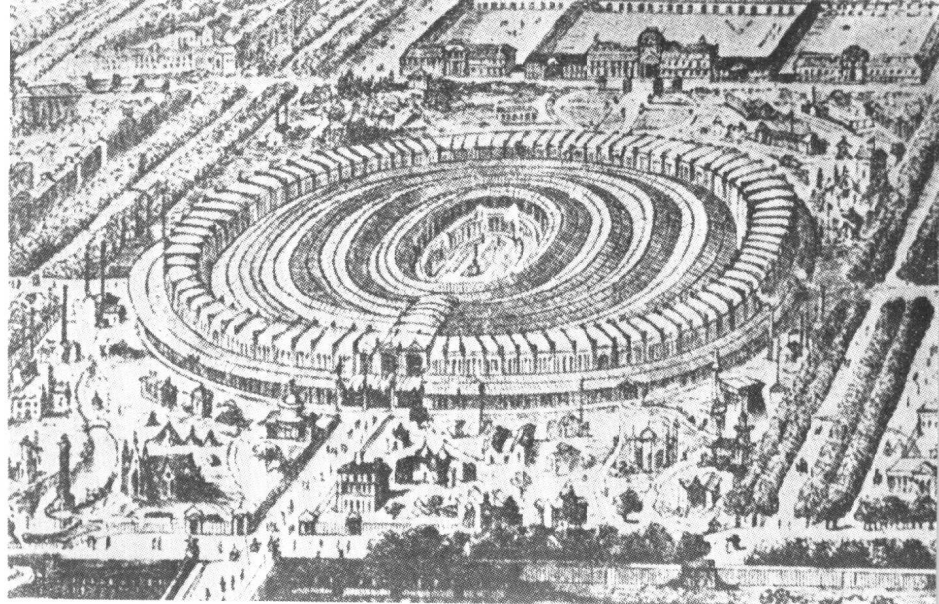
十九世纪的伦敦塔

(参看《卷二·参观伦敦台》)

十九世纪时的巴黎大戏院

(参看《卷二·巴黎观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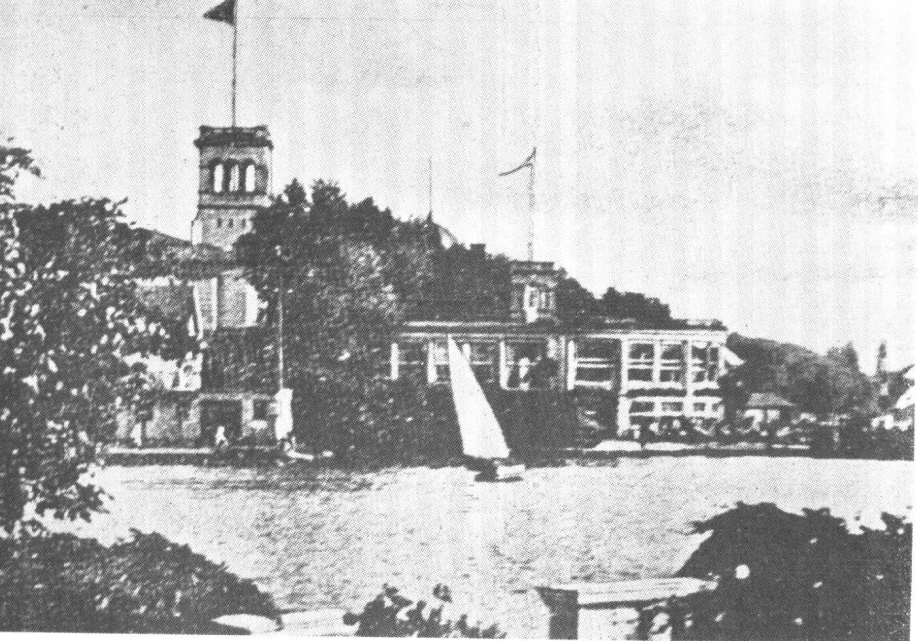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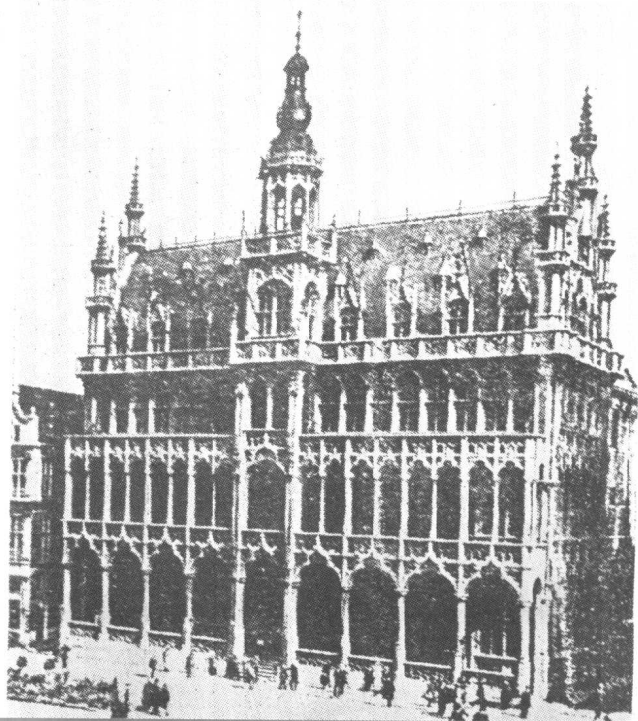
1867年巴黎万国博览会全景
(参看《卷二·炫奇会》)



全世界最早的地下铁道站口
(参看《卷二·伦敦地下环绕通车》)



酣博尔(汉堡)风光
(参看《卷三·民主
小国酣博尔》)



比利时京城一瞥
(参看《卷三·比
国京城卜乐四》)

《走向世界丛书》总序

人们常说，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迅速缩小的世界”（rapidly shrinking world）。在电视卫星、激光通信和波音747的时代，地球上各个部分之间的距离，确实好象越来越短。各国人民的互相接触和交流，也确实越来越方便和密切了。

如果我们回头一看，就可以看到，仅仅在几代人以前，“异国”还显得那样的离奇和遥远。古代欧洲人说，中国用小米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喂到第五年虫肚子涨裂开，就从里面取出丝来（波桑尼阿《希腊纪事》Ⅷ. XXⅧ. 6—9）。古代中国人则曾经相信，西方的羊羔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脐带还连着大地（《旧唐书·西戎传》拂林一节；清代康熙朝御制《渊鉴类函·边塞部九》）。这类“海外奇谈”，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在过去千多年中，却一直被当作可靠的知识，正式记载在欧洲和中国的历史著作上。由此可见，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一条何等漫长曲折的道路。

为了探索和开辟外部世界，提高本身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各国人民都作过许多贡献。人类文明史象记载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一样，铭刻着张骞、玄奘、鉴真、

郑和、马哥波罗、哥伦布等不朽的名字。可以这样说：一个国家和民族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往往也就正是它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

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当黄河、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莱茵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原始森林里徘徊。可是，自从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来，中国却相对地落后了。在西欧（后来还有美国和日本）实现了资本主义的近代（现代）化以后，中国还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先进的中国人的眼睛。范文澜称林则徐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中国来时，林则徐首当其冲；他亲身感到世界在缩小，距离和壁垒再也不能将外国隔开了。

中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严夷夏之大防”的精神世界里闭锁了几千年。封闭的外壳被打破后怎么办？顽固守旧派的办法是藏起脑袋学鸵鸟。典型的例子如慈禧太后颇为优礼的大学士徐桐，见到“洋人”就“以扇蔽面”。庚子年间他焚香跪请骊山老母下凡来“杀尽洋人”，结果当然骊山老母没有下凡，自己父子的命却双双送掉了。林则徐、魏源等则不同，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办法。那就是：学习外国的长处，来对付外国的侵略。要学习，先得了解。于是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编了《海国图志》。虽然他们没有能亲自出国去考察，书的材料靠间接收集而来，难免有许多谬误。但无论如何，地里长羊羔之类

的神话毕竟得逐步让位给科学了。

林则徐、魏源之后，中国开始有读书人走出过去闭锁的国门，到欧美日本去学习、游历和出使。容闳一八四七年留学美国，斌椿、张德彝等一八六六年访问欧洲，志刚、孙家谷一八六八年出使泰西，这是最早的。出国的人数渐渐多了起来。尽管其中不少是政府官员，是奉派去的，但一去就不会不接触近(现)代的科学文化、政治思想，也不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

《走向世界》这部丛书，收的就是这些早期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关于外国的记录。“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本丛书以收录这一派人物的作品为主。有的人主观上虽不怎么追求进步，但是所处地位重要，写的书又确有历史和文学的兴味和价值，只要在政治和涉外方面没有严重问题，也酌予收录。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中，西方国家在许多方面都比中国先进，确实值得中国人向他们学习。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总是要压迫剥削比他们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触西方，既有一个如何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又有一个怎样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盲目排外的人是有的，盲目崇外的人也是有的。对于公开宣扬这类观点的作品，本丛书则暂不收录。

“洋为中用”是我们今天的主张，也是所有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的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不也是“洋为中用”吗？当然，随着接触和认识的逐步深入，人们慢慢地看出：仅仅学一点“长技”，搞一点坚船利炮，还是不行的。“要救国，只有维新”；维新行不通，就只有革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是在一八七八年出国以后，“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才立下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

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十九世纪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代后期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已经建立了比西方更先进合理的社会制度；但是，世界的发展越来越快，我们的经济、科学和文化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这就必须继续打开眼界，走向世界。打开眼界以后，还要学会分析，分清好的和坏的。一切好的东西，要“拿来”为我所用；一切有害的东西，要实行抵制和预防。在这方面，前人的观察和体会，有一些也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谨将这套小小的丛书，奉献给爱好历史与文学、关心中国和世界的读者。希望它能在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共同事业中，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是为序。

编者

一九八〇年七月

远东人对泰西的“第一印象”

——张德彝十九岁写的《航海述奇》

钟叔河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既是一本新书，又是一本旧书，因为它是根据一部一百一十年前的稿本，首次校点排印的。

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书的作者张德彝，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先说这本书——《航海述奇》。第一，它是最早到欧洲游历的中国人所写的游记（另外还有一本《乘槎笔记》，也已收入本丛书）。第二，它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学生初次出国的见闻。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泰西各国的异域风光、奇工巧技，在这个年轻人的心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西方的许多事物，都是在他的笔下，才开始被准确地介绍到中国来。第三，它是作者一生所写的总数达一百几十万字的一系列外国游记的第一部。

再说书的作者——张德彝。他不仅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十九世纪中国最多产的旅游作家，而且在中国外交史

上也称得上很多个“第一”：

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外语学校——同文馆的第一届学生，属于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外语翻译人员，担任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于外交部）的英文正翻译官和光绪皇帝的英语教师（叫作“侍读”和“进讲”）。

他要算是中国的**第一代**职业外交官，从学生、随员（1866、1868）、译官（1876）、秘书（1887）、参赞（1896），一直做到出使英、义、比国大臣（1901）。

1866年，中国**第一次**派人到欧洲游览，他是其中的一个。

1868年，中国**第一次**派外交使团访问欧美，他是使团的通事。

1870年，中国**第一次**派出专使到西欧国家办交涉（崇厚去法国），他是专使的随员。

1876年，中国**第一次**向外国派驻公使（郭嵩焘驻英），他又是使馆的译官。

正如张德彝自己所说，“计自设馆（指同文馆）以来，出洋四次，彝皆躬逢其始，噫！亦奇矣！”正因为有这样“奇”，所以他把自己所写的外国游记一律题作“述奇”——从《航海述奇》、《二述奇》……一直到《八述奇》。1918年他去世时，一首挽联这样评价了他和他的书：

环游遍东亚西欧，作宇宙大观，如此壮行曾有几？

著述奇连篇累牍，闾古今奥秘，斯真名士不虚生。